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偽經考

(中)

康有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偽經考

(中)

康有爲著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僞經考卷六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

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僞。二者同篡。僞君僞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僞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僞左氏。在成哀之世。僞逸禮。僞古文書。僞毛詩。次第爲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僞經以迎媚之。歆既獎成莽之篡漢矣。莽推行歆學。又徵召爲歆學者千餘人詣公車。立諸僞經於學官。莽又獎成歆之篡孔矣。篡漢則莽爲君。歆爲臣。莽善用歆。篡孔則歆爲師。莽爲弟。歆實善用莽。歆莽交相爲也。至於後世。則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經大行。其祚二千年。則歆之篡過於莽矣。而歆身爲新臣。號爲新學。莽亦與焉。故合歆莽二傳而辨之。以明新學之僞經云。

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墮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

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按班固浮華之士經術本淺其修漢書全用歆書不取者僅二萬許言其陷溺於歆學久矣此爲歆傳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祕書時乃見則向來人間不見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傳文以解經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爲歆改左氏明證此必叔皮及西漢遺老之言則從前傳不解經可知若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見左傳正義一則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書乃見矣知別錄亦僞書也云歆從尹咸翟方進質問大義此與儒林傳敍左氏師傳自賈誼至尹更始皆歆僞造淵源猶古文書之孔安國都尉朝毛詩之毛公貫長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進傳云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其左氏則國師劉歆師也方進雖習春秋實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託所由來稱父向不能非既誣其父又誣其師可謂絕無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書者然但校數術經學必不如歆足見其僞公羊穀梁卽卜商別有說然七十子口傳春秋漢世無異義馬遷據左氏以修史而儒林傳不稱其釋經最爲確證左氏卽親見孔子於傳經無與且著書在獲麟五十年之後而其好惡黜孔父洩冶之節而獎鄭莊之禮謂果與聖人同乎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是古論語僞文歆所竄入以昭符應者歆徧僞羣經之術皆如此並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以左邱明爲有二人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

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沒獨任校書無人知祕府之籍因得借祕書而行其僞。漢世春秋之學最盛歆思自樹一學校書得左氏國語以爲可借之釋經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則天下士難欺故託之古文。此歆以古文僞經之始也。既已僞左傳矣必思徵驗乃能見信於是徧僞羣經矣。然移太常之文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禮古文尙書三學猶未及毛詩本傳並未及周官蓋歆以毛詩周官作僞太甚未敢公然露於衆也。然歆雖挾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挾制辭氣甚厲而忽立僞書博士之不對龔勝師丹之怒固也。西漢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學原出孔氏不能欺謬之也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獨稱賈生者以歆附會爲左氏先師也。然誼爲李斯再傳弟子其書未有一字及左傳也。魯共王得逸禮古文尙書河間獻王亦得周官逸禮古文尙書而毛詩左氏傳且立博士移書何以不兼稱獻王共王薨於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蠱事乃起數十年間孔安國何以不獻且安國蚤卒何得及巫蠱事乎。藝文志儒林傳何以但稱安國獻書不及逸禮歆既輔弱扶微冀得廢遺何以移文但爭三事不並爭毛詩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牴牾鑿枘合觀之可見其逸禮三十

九篇書十六篇辨見藝文志

春秋經自公羊胡毋生相傳絕無脫簡若人間左氏春秋原是國語亦非有間編歆託之祕府託之古文妄謂學官學殘文缺所謂經或脫簡者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國語也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貫公。卽歆所稱傳毛詩之貫長卿。庸生。卽傳都尉朝古文尙書者。皆歆僞託。卽有其人。蓋亦歆私黨。歆之授意者也。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傳十七篇。多士大夫禮。故其逸禮。皆爲明堂巡狩之禮。故藝文志云。猶瘞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此乃其作僞之微惜也。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博士傳自孔門。師師相傳。可爲孔子之學鐵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賴誦說而傳。使尙書不止二十八篇。伏生專門之學。雖其本旣亡。可以誦而補之。三百五篇之詩。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賴誦說而傳。則孔子刪書。二十八篇之爲全書。無可疑也。史遷儒林傳不述左氏。今據西漢博士之學。以得孔子之全經。賴有歆述博士之言爲可信。其餘不經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傳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按歆傳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禮。皆歆學也。故徧錄出與歆之僞經徵驗相應也。

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

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

按是時歆周禮未成。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未出。故猶從今博士說。然莽之學周公自此始。後此事事效法。遂篡漢祚。歆周官爾雅事事稱周公。以揣合莽意。獎翼篡事也。後世經學

動稱周公而忘其爲孔子制作。則爲歆莽所賣矣。歆莽之假於周公將有所圖。後儒無歆莽之私。豈可復爲所謾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云樂經、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皆歆僞纂。史篇文字。卽歆所謂古文。以與今文違悖者也。辨皆見前。莽歆搜求佚書。絕無他學。皆歆所力爭於博士者。更增爾雅、史篇文字。以徵驗之。通其一藝。卽徵詣公車。前後千數。以廣僞學。壹異說。於是天下皆誦歆學。而孔子之學絕矣。蓋歆之所以得行僞學者。皆莽爲之。命曰新學。豈不然乎。其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亦歆所僞。蓋歆以博聞強識絕人之才。承父向之業。觀中祕之書。旁通諸學。身兼數器。旁推交通。務變亂舊說。而證應其學。訓詁文字。旣盡出於歆。天文、律歷、五行、讖記、兵法。又皆出之衆證。旣確。牆壁愈堅。當時旣託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廣其傳。傳之旣廣。行之旣久。則以爲眞先聖之遺文矣。故雖以馬鄭之雅才好博。兼綜術藝者。尊信最堅。贊揚最力。豈非以其旁兼諸學。徵應符合故乎。自魏晉至唐。言術藝之士。皆徵於歆。寢淫旣久。開口卽是。孰能推見。至隱窺其瑕釁乎。此所以範圍二千年。莫有發難者也。今漢書律歷、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學。與

諸古文經若合符節。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糾謬。別爲篇。今不著。

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周官之尊爲經典。朝廷典禮以爲依據。始於此。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

莽一切典禮皆歆主之。莽之以僞行篡帝位。歆之以僞學篡經統。交相須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按左傳引堯舜禹書爲夏書。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貢。當堯老而舜攝之時。九州水利土產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皆因州而言。尙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蓋九州除王畿無伯。故八伯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僞左傳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詩帝命式於九圍。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爲歆撰。然職方氏亦僅言九州。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貢之徐梁。唯堯典有肇十有二州。馬鄭僞孔以爲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而職方氏有幽并。是其與十二州異而實同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

附漢制而改飾之者。營州古無此名。歆以太公封於營邱而名之。王莽有并州平州。營平音同。卽營州。蓋用歆說也。歆多以漢制爲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諸星皆然。漢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爲有十二州也。堯典十二州三字。必爲古文家竄改。尙書大傳有兆十有二州說。或更追改者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谷永傳。永之對皆有十二州之說。皆竄改者。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

按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攝其政耳。無踐天子位事也。歆僞作明堂位。誣先聖以佐篡逆。而後人猶惑之何哉。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按尙書正義一載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爲十六。無嘉禾篇。唯史記書序有之。蓋歆僞爲古文書時。尙無附莽篡位意。後則僞爲經記。以獎莽篡。故復增造此篇。移書太常。云十六篇。而敍儒林傳。及竄入史記儒林傳。則但云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以後有增加。故虛宕其辭。歆之肺肝如見矣。堯典假於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詩假哉天命。皆訓至也正也。無訓真假之義者。假王之稱。出於韓信。歆欲獎成莽篡。故緣此義以易古訓。歆倡訓詁之學。以變大義如此。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

按六經無四時迎氣之祭。堯典寅賓出日。尙書大傳。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覲禮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禮器云。大明生於東。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於東門之外。大戴禮朝事篇云。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義祇此。無四郊之祭。更無四時迎氣之舉。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禮。與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合與月令合。蓋皆歆之僞禮也。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於歆。辨見前。

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

譚爲歆莽之黨。故主張僞古文學。凡新論云云。皆歆羽翼。不足據也。

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說也。按孔子之禮。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說。則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

出衆情洵憤。雖以帝者之力。卒格衆議而不行。獄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後漢書儒林傳。

歆僞左氏。在於僞書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難僞左傳。而不知歆僞書法。此則百辨而無一日明矣。要以前漢博士不傳春秋一語。爲最中癥結。升云反異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聖人深意。乃與之較短長。休之膏肓廢疾。則直儕之與穀梁同列。其戰而北。不亦宜乎。然尙可見左傳雖行。猶有攻者。

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漢書儒林傳。

何休爲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僞書法之根。故卒爲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爲戰國陰謀之書。可見今古學之不並立矣。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而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段注曰。此謂世人不信古文。非毀之謂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憑虛造此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說文解字序。

許慎爲劉歆干城。故於今學家言著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適足以得攻僞之證。如此序稱鼎彝銘。卽前代之古文。而世人訾爲好奇。此許慎之供辭。卽劉歆之親供也。考秦始侈心。實開求鼎之風。漢武踵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饔。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皆歆。僞撰經文以媚莽者。此可爲證。自歆僞經後。人主相承。以爲先聖經義宜然。於是後宮至萬數千人。飲食度支歲費千萬。以此亡國者接踵。皆歆啓之。僞經之害如此。宋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奉養一條。至深斥漢文帝之節儉。是則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卽莽所謂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者也。

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孟子言澤梁無禁。王制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託於周公。而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莽制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用歆周官說也。然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齊政之衰。晏子尙以爲政衰。則周公不爲可知。莽蓋從歆以興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

市。百族爲主。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旣非商賈販夫販婦。則是何人。非百官而何。賈疏爲之辨。未見其通。又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卽所謂令市官收賤賣貴也。泉府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卽所謂賒貸與子民。收息百月三也。此皆莽用周官制。民怨畔之。唐第五琦。皇甫鎛。行酒酤鹽鐵鑄錢。而民又怨之。王安石行青苗法。而民又怨之。歆此法也。亡三國矣。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

按今學無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呂刑有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語。皇帝非以爲尊崇。左傳僖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實依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姓及世本。見尙書正義一。蓋孔門相傳之說。譙周。應劭。宋均。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同之。歆緣易繫辭。有伏羲神農事。僞周官僞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竄入少皞。漢書律歷志載。歆世經以太昊帝。炎帝。黃帝。少昊帝。顓頊帝。帝嚳。唐帝。虞帝。爲次。暗寓三皇五帝之敘。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黃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與世經相應。左傳月令律歷志大行。於是三皇之說興。少昊之事出。五帝之號變。後漢書賈逵傳。奏稱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

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皆因五德之運。證成古學之說。張衡於是反據以攻史遷之疏略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又一事曰。帝繫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自是僞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並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三皇本紀注。實本之世經也。司馬貞且補撰三皇本紀。於是少昊之爲五帝。遂爲實事。競譏史遷之紕繆矣。夫史遷多採左氏。如左氏實有問官。鄭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罔聞知。首創本紀。便已遺脫一朝哉。其爲歆之僞竄。證佐確鑿矣。五帝本紀於舜紀引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竄入者歟。按歆務翻今文之說。又竄附國語晉語。以炎帝黃帝爲少典之子。其母皆有嬌氏之女。以列子湯問有女媧氏鍊石共工觸不周山事。因於祭法國語魯語。緣飾共工爲九州之伯。明堂位加女媧氏之笙簧。譌張爲幻。以崇佐驗。於是述其學者。緣飾緯書。鑿空增附。譙周則以燧人爲皇。宋均則以祝融爲皇。鄭康成皇甫謐則以女媧爲皇。見司馬貞三皇本紀注。上承伏羲河圖三五歷引。伸爲天皇十二頭。木德王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司馬貞三皇本紀引。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見司馬貞三皇本紀。蓋緣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爲之。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離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